



难忘家乡榆钱儿

●贾银

上海的阳春四月已是百花吐艳五彩缤纷，在新江湾城郁郁葱葱的生态绿林中，我不经意间看到了采摘榆钱儿的居民。碧绿碧绿略显鹅黄色的花朵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，它打开了我忘却已久的记忆闸门，把我带回了70年前那个生我养我的朔州市朔城区北关村。

榆钱儿顾名思义，颜色金黄金黄的像金子，一片一片圆圆的花朵又像古时的钱币。每当春时，绿莹莹的略带微微鹅黄色的嫩嫩的榆钱儿，刚刚吐出圆圆的叶片，一串串的令人心动。那时村子里的门前院后多数种的是榆树，就连有的人家的院子里也是葡萄满架榆树成荫。大概过了半个月，榆钱儿由嫩到熟，由乳鹅黄到金黄再到泛白，此时飘飘洒洒的榆钱儿与杨柳絮交织在一起，飘在天空落在大地，树下金黄色的一圈儿，恰似一枚硕大的金币。记得每年初春，当春风吹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榆树的枝条便开始悄然萌动，先是细细的带有圪节的枝条由黑泛绿，随后枝条上鼓满了褐红色的星星点点，几天后这星星点点便成了绿豆大小的花苞。再后来几乎一

夜之间，花苞便脱去了薄薄的外衣，圆圆的叶片便满树绽放开来，整棵树挂满了金灿灿略带青绿色的小铜钱，只见一串串的榆钱儿随风飘荡，煞是好看。仔细闻一闻，那浓郁的略带草香气的气息，让人心情舒畅顿生爱意。

每当初春，榆树花蓓脱皮露露时，便是尝鲜榆钱儿的最佳时机。今天我们说的榆钱儿，被城市居民追捧成一种地地道道的野味佳肴，是难得的乡下绿色食品和土特产。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，那是人们充饥裹腹的不得已的食物。那时候，各种灾害叠加，人们的生活普遍艰辛。每当初春，一眼望去的是光秃秃的地和黄沙漫卷的风。人们在青黄不接的时候，除了刚刚冒芽的苦菜和待到初夏才绽放的槐花外，这榆钱儿便是地地道道的填肚子的最佳食品。记得我们小朋友首先聚集在没有主人的榆树上，脖子上挂着个书包，你争我抢地撸榆钱儿，大家生怕落后谁也不愿得尝鲜充饥，不一会儿就背着满满一书包的榆钱儿回了家。

还记得那时候，我们家窗户前被黄沙掩埋了几尺深的菜窖中，还储存了历

年结余的一些玉米、黄豆和小米，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。家里把榆钱儿当做辅料掺合在豆面或玉米面里蒸饼子，有时还加在小米稀饭中。最香的是把榆钱儿和面粉掺在一起烙熟的鸡蛋饼，那种清香的味道至今仍令我回味无穷。没有余粮的家庭，则直接把榆钱儿蒸着吃或晾干煮水喝。现在吃到的掺有鸡丝、肉丝或豆腐丝和各种调料凉拌的榆钱儿佳肴，过去想也没想过听都没听过。等到无主的公共榆树上的榆钱儿撸光了，我们就会起早贪黑偷偷地到别人家门前房后的榆树上摘，有时还会引起相邻人家的口角。还记得我们村古城墙南边低洼处住有两家王姓人家，其中一家的主人长辈还是我父亲的干爹。他们两家的院子没有围墙，院子三周冲天的榆树郁郁葱葱比大人的腿还要粗，粗糙的树皮好像已有百岁。每年他家树上的榆钱儿最繁最甜，我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家撸榆钱儿的常客，大爷大妈和蔼可亲的面容、爽朗的笑声现在依然留在我的记忆中。听别人讲，有许多地方吃完了榆钱儿还扒榆树皮充饥，最后可怜的白森森、光溜

去年的一个秋日，太阳金灿灿地照耀着大地，把温暖和祥和一起送到人间。这一天的上午，在大寺庙前的崇福广场上，我见到了多年未见的高中时期的班主任武金卫老师。

武老师的身体依旧硬朗，骑着一辆破旧的“26型”自行车，灰蓝上衣，深蓝布裤，紫蓝单帽，似乎和40年前并没有什么两样，唯一的变化就是老多了，个头似乎比当年更加低矮了。

武金卫，1944年出生，朔城区耿庄村人。1964年参加工作，在朔县南街小学任教。1973年调入朔县第一中学（当时叫朔县东方红中学），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武老师半辈子没有离开这个学校，直到退休的那一年。

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，武老师是朔县的一位大名，名就名在他是省级和国家级劳动模范：

1977年获“山西省先进工作者”，1979年被评为“山西省模范班主任”，1982年获“山西省劳动模范”，1983年获“全国模范班主任”并荣获“山西省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二等功臣”称号，1984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评为“先进工作者”，1989年被评为“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”。

这些荣誉都可以从《朔城区教育志》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一版一印）查到。省级劳模的荣誉是可贵的，国家级的就尤为可贵了。武老师因此于1983年前后，家属和子女得到了“农转非”的奖励。“农转非”就是农业户口转为城市供应户口，吃国家的“供应粮”，人称“硬供户”。这在当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，了不得的大事。因为有了“硬供户”的身份，就有了参加正式工作的机会，否则你一辈子就得当农民“修地球”。那时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是十分巨大的，比如今天的国家公务员和农民的差别还要大。

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，武老师何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？答案还得从他的教书育人的贡献中来找。

1979年金秋时节，朔县一中迎来了又一届高一新生，一共10个班，顺序是57班至66班。开学大约三个星期后，我因故从上一届的54班留级到66班，班主任正是大名鼎鼎的武金卫老师。

如今细推算，当时的武老师只有35岁，正是血气方刚、蓬勃向上的年纪。他的个头并不高大，大约一米六出点头，蓝衫蓝裤皱巴巴，头上的那顶蓝色帽子也已发出灰白的颜色，一双家做的黑条绒方口布鞋十分抢眼。倘若不是站在讲台上，和农民并无两样。然而，武老师却有一双有神而又犀利的眼睛，讲台一站，不怒而威。

66班是个普通班，基础差，底子薄，但武老师并不心灰意冷，在每次的班会上，都信心百倍地鼓励我们刻苦学习、奋起追

赶，把初中耽误下的课程尽快弥补上来。为此，他要求我们每天的早自习早来半个小时，背课文，写日记，同时又要求我们晚自习迟回半小时，把当天的作业全部完成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学生倒也没有什么，可武老师就比其他老师每天至少多了一个小时的付出。那时，武老师家在耿庄村，他一人在学校住单身宿舍。和他同过一个宿舍的65班班主任林德元老师在一次课外活动时间和我们说：“你们武老师真辛苦哩，每天晚上给我们批改完作业都到深夜了，连脚板也顾不上洗，都黑成炭啦。”

“哈哈——”听了林老师的描述，我们在场的学生大笑不止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就像昨天发生过的事。

武老师在教我们时，已经做了十几年的班主任了，很有经验的，其中一个鲜明的特色是“严厉”。面对调皮捣蛋的男生，他敢于拿拳头和你说话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班里一个同学下了晚自习后与61班的一位同学因骑自行车发生了纠纷，我们两人就把人家给捶了一顿。第二天，61班的班主任马老师找到武老师讨说法。

这还了得？很快我们两人被叫到武老师的宿舍，马老师也在场。我们刚一进门，只见武老师一脸怒容地站在办公桌旁边，我们两人低着头不敢看他。“打架都打到外班啦，还好！”一语未了，武老师抹下头上的帽子朝着我们雨点般地抽打起来。

“武老师，你先别动手。要这样我就走呀。”看来马老师不喜欢武老师的这种做法。

那个时候，做家长的人见了老师总喜欢说“您可千万别拿心，兔崽子要是不听话，结结实实往里打”之类的嘱托。武老师也是真心把学生当成了他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，因此才敢于“大打出手”的。除去女同学外，我们男生没有挨过武老师拳脚的人是很少的。当时我们并不记恨他，感觉就像被父母亲打了一样坦然；如今回想起来，倍感亲切。

那个时候，即使到了高中阶段，不少学生也忘不了玩耍，甚至是打架斗殴。就像一辆烂牛车，三天不整治就浑身吱吱扭扭作响一样，需要人来修整。说来也奇怪，那时的家长们普遍欢迎像武老师这样的敢于动手的老师。

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，学生比我们那时文明多了，听说武老师也随之文明起来，君子动口不动手了。然而，武老师的敢于负责、敢于担当的精神至今留在我们的心中。

小学三年级前，我们班里的男女同学都是相互说话的，一起学习、一起唱歌、一起劳动，欢乐无比。可是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从四年级开始，一夜之间，男女生之间就不敢说话了，更不要说有什么往来了。即使同坐了一个桌子，桌子中间也要画上一条歪歪扭扭的深线来。其实，这种现象不仅我们班里有，全年级如此，全校如此。农村的学校是不是如此不清楚，城里的中小学校都是这样。尽管政府和学校都没有类似的禁令，但好像成了风俗，约定俗成了起来。可叹的是，老师们也就把这种极其反常的现象视为正常，没有一个人出来纠正。

在武老师的倡导和支持下，我们在开学不久就冲破了这种不正常的新“封建”思想的束缚，66班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班集体。从四年级开始，一夜之间，男女生之间就不敢说话了，更不要说有什么往来了。即使同坐了一个桌子，桌子中间也要画上一条歪歪扭扭的深线来。其实，这种现象不仅我们班里有，全年级如此，全校如此。农村的学校是不是如此不清楚，城里的中小学校都是这样。尽管政府和学校都没有类似的禁令，但好像成了风俗，约定俗成了起来。可叹的是，老师们也就把这种极其反常的现象视为正常，没有一个人出来纠正。

武老师不仅这样教育我们，而且处处为人师表。艰苦奋斗是他的本色，拿抽烟来说，在外面抽的是最廉价的香烟，到了宿舍就换上了水烟，为的就是省钱。曾有同事老师对我们说：“你们武老师可‘嗦脚’哩，从来没见过他抽过一根‘大前门’。”“大前门”是那个时期的高档香烟，武老师哪里舍得抽。

1979年，我们高一年级期中考试后不久，武金卫老师被调到了同年级的62班担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。为什么要调走我们66班的武老师，校领导说是工作需要。背地里有人传说，62班干部子弟多，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，家长不满意，点名要学校把敢于“动手”的武金卫调来。

后来我听人说，有同事曾经劝过武老师不要去62班，理由有66班你已经调顺溜了，去了62班还得重头来，再说62班的干部子弟多，不好管理。万一闹不好，就会把你这块劳模的牌子砸在手里。可是武老师没有犹豫，毅然去了62班。多少年后，我们有同学问过武老师这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不是我和66班同学没感情，而是那年我加入共产党还不到一年，哪能不听党的调配哩？”

虽说武老师不是我们的班主任了，但他的优良作风像种子一样留在了66班，留在了我们每个同学的心中。

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作为一名全国劳模，他心里想的始终是如何搞好班级工作，如何教好他的语文课程。除此之外两耳不闻窗外事。如果他也像部分劳模一样，肯动一点脑筋的话，在学校里捞个一官半职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。对此，一些同事总是说武金卫可是个“一根筋”。我以前也是如此认为的。前几天，我重读了《领导干部的楷模——孔繁森》这篇通讯后，对武老师这“一根筋”有了新的认识，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淡泊名利、敢于奉献的广阔胸襟。

倘从岁数说，武老师今年已经80岁了。是的，武老师的步伐不再矫健挺拔了，目光也不再有神犀利了，个头也似乎更加低矮了，然而，他的劳模精神却是历久弥新的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。

溜的榆树便失去了生命。

那时在家大院阔的农村，几乎家家户户院子里都要栽几棵榆树，他们多数是为了成材后打制家具。榆树生长周期长且木质坚硬，是上好的家具用材，成语榆木疙瘩就是一证。当榆木成材后，待儿子成亲或姑娘出嫁时请人打制家具，是当时农村人的不二选择。另外，那时老人们的寿材，多数是杨木或松木所制；如果能用榆木为棺，虽然比不上红木，但那也是老人们求之不得一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当初人们栽榆树时，谁也没想到会在百年不遇的特殊荒年，榆树上的榆钱儿竟也成了救命口粮，榆树成了心肝宝贝。如果树长得茂盛的，或者枝粗叶大的，等于是无形中给家里增加了一些辅食，当时倒是很是让人羡慕。

据很多中医书上记载，榆钱儿还是医用的上好药食同源的食材。从上古时期，老祖宗就懂得用榆钱儿做菜吃。榆钱属荨麻目榆科植物，是榆科植物榆树的翅果，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，如人体需要的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等，还有很多微量元素，如铁、磷、钙等等。榆钱儿主要的功效一是清热降火、助眠安神。榆钱中有大量的酸性物质、无机盐等，对于神经衰弱、心烦失眠有很好的效果，也有清热安神的功效；二是榆钱儿可以清肺化痰，能降肺气，其中的种子油有很好的润肺止咳的功效；三是榆钱儿还可以健脾胃，对于食欲不振、胃寒、脾气虚弱有治疗效果，有助于胃酸的分泌，其中的烟酸可以保护脾胃粘膜，增加食欲。更有记载，榆钱儿入肺经，但凡有咳嗽痰者，只要适当吃一些榆钱儿，便立见功效。

艰难岁月渐行渐远，但愿永远也不要再相遇。说来也怪，现在除了乡下偶遇的榆树和花园中低矮的榆树簇外，故乡的榆树好像已经绝迹，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大槐树。只见仿古的老城和宽阔的鄯阳街以及大街小巷的花园，处处都有大槐树的身影。每当春日来临，满城的槐香沁入肺腑；每当炎热的盛夏，密密的枝叶为居民遮阳避阴。现在人们的生活蒸蒸日上，原来充饥的槐花只是人们餐桌上美味的补充。车水马龙的上海更是难见榆树和槐树的身影，取而代之的多是观赏林木。而榆树和槐树因其花朵美丽且鲜嫩美味，特殊时期还可以充饥，永远成了我儿时难已磨灭的记忆，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。

啊，美丽的榆钱儿，你与故乡紧紧地连在一起，远方的游子永远记得你的模样，永远记得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。

朗月

●王一然

(一)

你执意替一汪湖守夏夜，
该用什么陪你？
晚风、蝉鸣，
还是槐树枝叶。

(二)

今夜我把诗篇铸成月亮，
等你下一次来，
一寸、一寸，
爱意洒满肩上。

(三)

两个人相爱的瞬间，

春日吟

●张万金

桃花

桃花吐蕊溢馨香，满脸红晕笑意扬。
俊采盈盈娇媚舞，偏偏占尽好春光。

春思

几度花开待故人，芳颜已老似枯藤。
青年壮志今犹在，多彩夕阳多彩情。

洪涛春色

●辛万华

杏花开

杏花白若雪，桑水绿如蓝。
乐作洪涛客，踏春神女山。

西岭雪

寂寞孤独冷，纯洁靓丽新。
银花开四月，西岭镀白金。

初春苦菜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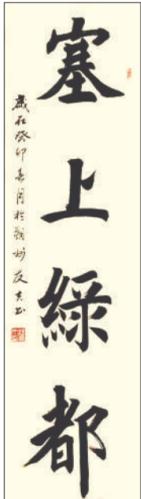
●杨惠卿

近几天，本来就十分繁华的早市上又增添了一份热闹。沿路摊点上除了各种各样的菜果蛋及熟食工品外，又增加了一种久违的时令鲜菜，这就是刚刚摆进早市的新鲜苦菜。

初春的苦菜，叶小根长，白嫩营养，吃在嘴里苦中带甜，嫩里发脆，是眼下人们追求的营养鲜菜。你看那摆在摊上的鲜苦菜，由于是刚露出地面，细长的小叶子只有两三片，带着未经阳光照射的紫暗颜色。那菜根整整齐齐有一匝多长，白亮鲜嫩，肥腻光滑。一把一把摆在地摊上，看着就让人馋涎欲滴。虽说这人人看着十分馋口的鲜菜有着惊人的价钱，每斤达到60多块钱，是市场上鲜肉肉价钱的四倍还多。但如今的人们对于自己想吃的东西，是不会因为钱的问题而退避三舍的。所以，市场上的苦菜摊子前面总是你争我抢，直到把自己想买的苦菜拿到手才满意而归。而那些村里人在把自己带来的苦菜全部出售后，带着兴奋的心情，一边数着今天挣来的大票子，一边盘算着下午到哪块地里挖明天卖的苦菜。

其实，这苦菜并不是什么金贵值钱的东西。对于像我这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村人来说，基本上就没有离开过这种东西。可以说，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苦菜堆里滚大的。只不过，我们那时候挖苦菜，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。而是为了挖到和现挖的同样的味道。近两三年，人们更是想出了许多的好办法，把煮熟的苦菜连母水凉凉了带水放进冰箱速冻。这样既解决了吃起来太干的问题，而且还有一种鲜苦菜的味道。

最近，我又听说，有的人直接在塑料大棚里种植苦菜甜苣。这样，市场上就会一年四季有苦菜甜苣出售。人们什么时候想吃，想变口味就直接买些新鲜的苦菜甜苣来改善生活，用不着在加工储藏上费劲了。



魏夫夫书



冯焕书

投稿邮箱：szrbfk@126.com